

短篇小說 佳作



李崇建

出生：民國56年生

學歷：東海大學

現職：卓蘭全人教育實驗學校教師

獲獎記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教育部文藝獎、中縣文學獎、大墩文學獎、台灣省少年小說獎、五四散文獎

創作理念

只是想說一個故事，讓故事滿足我，滿足閱聽人。但永遠無法滿足。

不只是想說一個故事，想故事背後更多的東西，也許才能滿足我，但那東西是為何？我不確切知曉。也許我有一天搞清楚，就能滿足。

只是想寫一篇小說。

短篇小說《佳作》 李崇建

六根

對不起，您撥的號碼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謝謝。對不起，您撥的號碼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謝謝。對不起，.....。

空號，表示這個號碼不存在，也就是這個號碼不屬於任何人使用。

六根重複著蘇海的電話號碼，意識仍在絲毫感受不到誠意的謝謝、對不起的字串之間感到迷惘。

蘇海消失了，不再出現六根的生活裡，六根的靈魂便如風中殘損的蛛網，一絲絲被抽空，終日活得空蕩渾噩，彷彿不知自己。他覺得身軀像掛在風口的蜘蛛，想飛，想逃，卻不知該飛往何處？逃向哪裡？他已無法觸摸蘇海的體溫，感受蘇海的包容，他感到無限空虛。

六根想自己一輩子都逃不出蘇海的懷抱了。在城市裡他時時刻刻都能聽見人聲在耳邊囁囁私語，像蘇海甜膩溫潤的嗓音呼喚，卻又無法確定那是蘇海的聲音，他一度質疑蘇海是否真正存在？是否曾經出現在他生命裡？然而蘇海在記憶裡卻是如此真實。但是蘇海突然消失了，或是根本不曾出現？六根迷惑。

蘇海，蘇海。六根喃喃的唸著，像電話語音重複著空號的訊息。

蘇海，蘇海。蘇海重新雕塑了他的生命，讓他不再感覺畸形。

他要找到蘇海，如果找不到呢？或是就像電話說的是空號呢？他是不是也該懷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他是如此真實的站立在城市裡，他記得蘇海曾經也是。

轉過一個掛有巨幅可口可樂海報的巷口，就是蘇海的家。秋天的風一路跟隨六根的身影在街道磨蹭，聲音彷彿壓抑許久的哭泣。六根在秋暮的風中抬頭看公寓六樓的房子，小屋透出六根熟悉的淡黃色燈光，窗戶旁邊的藍色窗簾和六根身上寬鬆的藍衫子屬於同一色調的藍色系，都是蘇海喜歡的顏色，六根心裡稍稍寬了一下。

六根身體靠在牆上，仰起頭想看屋子裡的動靜。除了窗簾布和橙黃燈光，他什麼都沒看到。他身上寬鬆的藍衫此時如一面孤單的藍旗子，在風中飄盪。藍衫子是蘇海送給他的衣服，蘇海說那是海的顏色，穿上藍衫，就彷彿被海包容。六根喜歡蘇海抱著他的感覺。

六根右手第六根指頭勾著一把鑰匙，那是蘇海鍾愛的第六根小指頭，穿過圓形的鑰匙圈，繞著鑰匙圈轉，很有韻律感。六根重複這個動作勾起自己的慾望，他感到股溝一陣潮濕，像雨季一樣潮濕，他渴望蘇海的進入。

六根是蘇海在城市撿回來的愛人。沒有遇到蘇海之前，他像缺氧的病人，靈魂長期腐壞著。

蘇海欣賞六根多出來的小指，所以他保留這個名字。他和蘇海的愛情很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特麗莎遇見托馬斯，托馬斯覺得自己在一個河面上撈到一只籃子，籃子裡正好裝著特麗莎。就這麼拾起來了，六根是在失落的城市之海被蘇海撈起來。六根認識蘇海之前在城市各處的聲色場所漂浮謀生，遇見蘇海那天六根是PUB裡的調酒師，六根倒酒的右手很優雅的翹起三根指頭，引起蘇海的注意。

蘇海接過六根調的螺絲起子，順勢攬住六根多出來的小指，像撫摸一樁藝術品一樣的鑑賞，情不自禁的親吻。

六根的指頭潮濕且顫抖如一條蟲，他感到奇異的滿足感，而全身戰慄。

你要的螺絲起子在這兒，六根在領會奇妙感覺的過程中囁嚅的說。長久以來他因為多一根指頭而受到歧視，他懼怕眼前發生的事會是一樁惡作劇。

對我而言，你的指頭更像是一杯醇美的螺絲起子，太純粹，太完美。

是嗎？六根好奇，從沒有人如此讚美這根多出來的指頭，他為了維護這根指頭，遠遠離開了生長的鄉村。從來，發育不全的指頭是陰鬱的，像得了小兒麻痺，他的人也是，充滿陰鬱的病容。

是啊！相信我，我是一個藝術家，有品味的知識份子，我真想你當我的模特兒，我要把你的樣子畫下來。

蘇海說話的時候帶著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尤其是當他提及自己是藝術家時，六根已完全被征服。

六根在那晚奇異的邂逅下當了蘇海的模特兒。

你怎麼會喜歡我多出來的指頭？在此之前除了我，沒有人喜歡他。

世人太沒眼光，六是一個完美的數字。蘇海撫摸著那截小指頭，充滿憐愛的嘆惋。

六根聽著藝術家蘇海的讚美，全心接受淵博的言論洗禮，他信服蘇海。

因為上帝用六天創造世界，你就是我的世界，上帝用第七天創造了人，我是上帝為你創造的那人。蘇海的話像引經據典，說得多麼迷人，宛如赤裸著身軀浸潤於陽光和煦的亞熱帶水域，溫潤而舒暢。

六根躺在蘇海懷裡看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著迷於托馬斯與特麗莎的六次巧合，傳奇造就兩人的戀愛。六根同時也為蘇海著迷。

都是六，多美。六根說這句話的時候，仰起頭，看見蘇海瞳中映著捧在掌心的第六根手指，充滿知性與藝術。

他覺得蘇海在他生命裡開啟一道全新的門，讓他看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米蘭昆德拉、藝術、性愛……。知識與蘇海的愛讓他肯定了第六根指頭。

六根在蘇海的懷抱諦聽著世界的聲音，世界彷彿無聲，之前所有人對六根指頭的非議與嘲笑此刻都在蘇海的懷裡安靜了，能聽見的大概只有六根小腹奇妙抽搐的聲音。

你身體好好，靈敏如一條光滑優美的蛇。蘇海不停讚嘆，雙手不停滑移在六根尚待開發的身軀。

他讓蘇海進入體內，讓蘇海潮濕溫潤的體液注入他股溝。

性的高潮在疼痛後迅速降臨，他從骨髓最深處開始顫抖，並且很不可思議地同時想到了美術館的雕像，想到米蘭昆德拉，想到唯美的第六根指頭，想到上帝……而讓他的高潮一次又一次更往上揚升到無窮無極。從黑夜到晨曦，他們恰巧做了六次。

六根在難以想像的顫抖快感中感覺第六根指頭在他體內滑溜，如一尾青蛇鑽動。當晨曦與最後一波高潮同時降臨，六根對窗的雙眼恍恍惚惚瞧見鄉下獨處的夜晚。

入夜的鄉間，寂寞的他經常睜大眼睛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孤單的聽窗外風聲蟲唧，偶爾有一輛晚歸的摩托車從遠方馳近再遠去，六根便一次又一次幻想騎士從他身軀開膛破肚碾過。他分不清這是不是想死去的慾望，他覺得體內有一頭蟄伏多年的巨獸，匯聚在他多出來的指頭，每每要將他的身軀吞嚥進去。是不是因為這樣才想起一尾蛇？他不知道。

暗夜中，六根總想著一些不著邊際的事情，最後總是想起蛇。他在闕黑中撫摸第六根小指，幻想指尖吐出Y字形蛇信，緩緩從肩頸往下游移，指頭不受控制的著迷於胴體，整個夜晚霎時靜悄悄，潮濕的空氣中只有海潮般的聲音嗡嗡低鳴。情慾像一條青蛇在黑暗中勒緊他整個身體，竄入股溝的缺口。他嗅到暗夜裡精液腥甜的氣味，經常感到羞愧。

在鄉間的青春期，六根沈浸在黑暗的腥甜與羞愧感中度過，他每晚小心翼翼地捧著屬於自己的黑夜，像是維護他的第六根小指。那是屬於他私有的秘密。但是他總覺得有人窺伺他的秘密，卻又異常苦悶不知道是誰在窺伺。他的苦悶像秋季的落葉在空曠的山間漂浮，無根無終點。

六根經常在夜裡將床板弄得咯吱咯吱響，他爸爸有幾次被床板聲音吸引，躲在窗戶邊偷看六根的動靜，尤其是月光明亮的夜裡，他爸爸的眼神如蛇一般詭秘且鉅細靡遺的觀賞了六根的秘密，那雙眼睛彷彿隨時準備要聚攏某種強烈的慾望，上前將六根緊緊攫住。但是六根爸爸始終只是如月光一般靜靜觀看。

那股慾望經常在白天化為稀薄的陽光，映照他爸爸仰首想望心事的臉上。他爸爸的表情豐富且晦澀，一部份顯露濃厚的憂傷，一部份則是憤怒，還有一部份說不清楚是何種複雜的情緒。而總是在日光下看見六根玩弄第六根指頭時，六根爸爸會煩躁的大吼，抓起六根的手臂嚷著要砍掉他的指頭。六根會在一陣掙扎之後，像一條滑溜的蛇溜走。長久以來六根和他的家人保持距離，甚至和同學朋友也是，沒有人認為他應該留住多出來的指頭。

在六根生長的鄉間，多出來的指頭被視為不吉祥的象徵。鄉村裡的長輩看見六根指頭，便繪聲繪影流傳某戶人家曾經因為某人多出來的指頭，而導致家庭遭受巨變。孩童間也長期流傳第六根指頭的恐怖，他們一致相信那是蛇的附身。孩童們咸信，小孩子若用手指蛇，而蛇的眼睛正巧與手指對視時，蛇的靈軀便會侵入那人身體裡，成為第六根指頭。此種說法從何而來不得而知，但正如夜間以手指月，會被月娘割耳朵的傳說讓鄉人深信。有時大人會拉出耳朵上的戕痕，信誓旦旦的說，你看，這就是我鐵齒的後果，月娘割了我耳朵一刀懲罰我。孩童們因此更顯出對傳說和月娘的敬畏，常在月光明亮的夜晚，雙掌合十虔誠的朝明月禱拜。

六根記得，同伴和鄰人開始指著六根指頭竊竊私語的那一日，是歌仔戲班到村裡酬神的熱鬧節慶。六根父親在村子一年一度神明出景遊行的日子，被村民發現與戲班反串旦角的男人赤條精光在戲棚酩酊而眠，一時「妖怪」、「幹你老爸」…等等不明原因的咒罵與嘲諷夾雜在迎神賽會的鑼鼓陣中，喧囂惡劣的刺痛正在烈日下等候歌仔戲開演的六根耳鼓。

年幼的六根久候不見好戲開鑼，只聽見心臟在胸腔內不安的跳動，想衝出身體禁錮般撞擊軀殼。他看見父親和戲子光著身軀在眾人喊打聲中，倉皇穿梭戲棚，混亂中六根清楚地看見他們下體的男根在兩腿之間甩動，一霎時彷彿變成巨大的鼓槌朝六根迎面擊來。他聽見人們將「六根」的稱呼塞給他，他嗅出語氣中充斥巨大的不友善，而疾速逃離。他感覺很多人用弓箭與彈弓瞄準他、追逐他，直到他跑不動了，蜷曲著身子在田埂上喘息，汗水從頸項滑下臀股，冰涼如一尾剛從冬眠中甦醒的蛇，他回過頭來看田野空蕩蕩，除了一軀孤單站立的稻草人之外，什麼都沒有。

六根被冠上「六根」的稱呼後，第一次仔細審視自己發育不完整的指頭，他開始為該如何稱呼這根指頭而費心思。每根指頭都有名稱，從拇指以降，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各有名稱安於其位，只剩多出來的指頭孤伶伶未被正名，但卻實實在在生長於手上。

六根、六根、六根的名字好、就叫六根。六根扳著那根指頭喃喃幻想，幻想指頭漲大健壯，像父母對孩子的期待，越幻想越像他剛剛看見父親漲大的男根，也像一條蛇。六根開始相信他曾經遇見一條蛇，符合了廣泛流傳鄉間的傳說。往後的日子他不止一次想像一條青色的蛇，那蛇以神靈似的姿態盤纏在家鄉的橋頭，用湛藍的眼神靜靜注視他，將他和同伴們分隔於橋的兩端。他用手指著那條青蛇，將蛇的靈魂引渡到體內，蛇軀便蜷縮如一根指頭。

傳說與耳語同樣多的純樸鄉村，鄉人無所不在地指點六根的一舉一動，六根從小至大就像被獵狗追捕的獵物般躲躲藏藏。事實上六根是名副其實的獵物，獵人是他爸媽，無時無刻都想砍掉六根的綽號和第六根指頭。鄉間深藍的天空和河水經常映照六根充滿徬徨與孤單的一雙眼睛，如六根的命運，因為六根除了曠野之外沒有太多地方容身。因此成年之後的六根，毫不猶疑地選擇在一個月黑的夜裡逃離家鄉。

六根自此流連聲色犬馬的城市生活，不再有人嘲笑他的六根，也沒有人知道他名字的由來。

他將六根緊貼小指，繃上紗布，一直掩藏很好，不輕易將秘密示人。儘管他在城市中看見和他一樣有六指，或是手上曾經有戢斷六指痕跡的人，他也只是靜靜注視那些人體內潛藏的蛇軀，從未輕舉妄動找他們搭訕。下班後，他回到城市賃居的20樓公寓，才放心地將六根從紗布的禁錮中釋放，細細賞玩。他習慣性地用六根從肩頸開始撫摸，再下滑移至股溝，一絲滿足的痛楚傳入心肺，他才真正感覺自己的存在。面對鏡子，他瞧見自己微笑的臉孔下隱藏的蛇軀竄動，貪婪吮著自己剝落衣冠後的胴體。

他遇見蘇海純粹是巧合，是神的安排，他想。如果他不來城市、如果他不在那

家PUB上班、如果蘇海那日不去買醉、如果不是他包裹六根的紗布剛好用完、如果…，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小說裡書寫，像每一對戀人的相遇。他總是想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因為蘇海的介紹，那是他唯一讀完的文學作品。

那日天空黯淡的異常晚，六根上班前趴在公寓窗口，看市郊工業區冒出來的黑煙像蘑菇的形狀在空中漲大，然後漸漸萎縮、淡化，最後消失不見。六根看得入迷，一根陽物的形狀癡迷地停留在腦子裡盤桓不去，他打了一個大噴嚏，回過神來已逼近上班時間，才發現纏指頭的紗布已經用罄。那晚，掙脫紗布的六根得以在蘇海面前展現優雅的身段。

人為什麼不能有六根指頭呢？蘇海說，因為凡人不懂。

蘇海能散發一種魔力、一種藝術家特有的說服力，讓六根從陰鬱的角落放心解脫。他遇見蘇海後身心彷彿在夢幻中飄浮起來，家鄉的耳語，旁人異樣的眼光，都在飄浮中顯得低俗，微不足道。六根深深記得蘇海說話時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表情。蘇海改變了六根，六根的生命如鄉下常見的白色曼陀羅花，在包羅萬象的城市裡神秘地綻放。

但是蘇海突然消失了。

當六根展開雙臂遨遊於蘇海為他建築的世界時，蘇海在預期之外，迅速且神秘的消失了。那種感覺正像興致勃勃拿起話筒找一個熟朋友分享心情，卻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空號一樣的令人錯愕，不可思議。六根頓時從飄浮的夢境中急遽墜落，家鄉的耳語，旁人異樣的眼光，在墜落中紛紛發出蕪雜刺耳的呼嘯。

六根站在蘇海家巷口仰望，他聽見窗口的風鈴在秋風中叮咚作響，聲音異常清脆，這個世界一如既往。潮濕的空氣中仍瀰漫著蘇海氣息，蘇海此時離他多近，又多麼遙遠。

六根踩著樓梯，一顆心卻疾速墜落的來到六樓公寓。門縫與匙孔透露出溫暖的光線，六根看到記憶從匙孔凶猛泉湧出來。

蘇海從未將房間鑰匙給六根。

你的第六根指頭就是進入我房裡的鑰匙，不用插入，不用抽出，你只要喊一聲

「芝麻開門」，門就會開啟。蘇海的話既曖昧又迷人，像紫藤葛緊緊攀附在六根的腦海，盪漾一波一波瑰麗的遐想。

芝麻開門，六根在心底苦悶的低吟，右手按下門鈴。

5秒鐘、6秒鐘…時間緩緩消散在指尖，每一秒鐘對六根而言都是痛苦煎熬。蘇海在或不在，此刻都複雜得令六根難以承受。

當時間快流到世界盡頭的時候，門緩緩開啟，門裡的光線大量湧出，攬住六根大半身形。一個熟悉的臉龐從門後出現，像極蘇海，但不是蘇海，是個女臉，一頭黑色的長髮被樓梯間的晚風吹得自由飄逸，灑在六根臉龐，像一朵盛開的大黑花。

抱歉，女人收攏流洩的黑花，露出詢問的眼神。

我找蘇海，六根說。

抱歉，女人遲疑一下，這裡沒有這個人。女人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笑容，門又緩緩閤上，黑花隨淡黃光線重新收攏在門內。

芝麻開門、芝麻開門…六根在心裡吶喊著，他從女人面龐察覺某種不可言喻的蹊蹺，右手重新按下門鈴。

我是以前這裡的房客，我能進來找個東西嗎？門再次開啟之後，六根身軀向前靠攏防止女人再次關門，這一次他的臉幾乎整個埋在泛著黃光的那朵大黑花裡說話。

我住在這裡快六年了，我叫蘇姍，你是多久以前住在這兒的房客？你的東西怕已不見了吧！蘇姍無奈的笑笑，聳聳肩，敞開門讓六根進去。蘇姍想，眼前這個雙眉緊鎖，臉瘦如猴的年輕人，像極了一朵枯萎的曼陀羅花，佈滿血絲的眼睛裡有一種既可憐又徬徨，而且無依無靠的神情。

不久，才不久前。六根突然悲愴地嘶喊著，他惱怒這位自稱蘇姍的女人說謊，想怎麼會如此巧，這女人也姓蘇。他的眼睛蒙上一層晶瑩恍惚的淚光，激動地審視這個樣貌熟悉的房間。他說，我和蘇海在這兒生活，就在這張床上，我們一起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米蘭昆德拉寫的。

蘇姍流露出疑惑的眼神打量著六根，臉上卻洋溢著某種驕矜的微笑，似乎是想

說什麼，卻又一時找不到適合的語言表達。

六根站在淡黃色燈光的房間裡，臉上的神態和溫暖的光線顯得很不搭。藍色的窗簾因風輕輕揚起，提醒了六根某些記憶。他朝房間四周察看一遍，書架、畫板、窗簾、燈光、一切的一切，都應該是他熟悉的呀！還有桌上的電話也安然無恙，在燈光下沈默不語。

你的電話是不是空號？六根顫抖著聲音詢問，從那聲音分辨不出是難受還是憤怒。

嗯！是啊！我將電話轉到空號上，能打不能接，過一陣子就會轉回來。

轉到空號？果然是妳在搞鬼，好好的電話怎麼會突然變成空號。

是電信局的電話轉接服務，我將來電都轉到一個不存在的電話號碼上，蘇姍很明顯感覺到對方因為空號而起的強烈的情緒，因此對她的舉措作了解釋，因為最近常有人打電話來找你口中的蘇海，是你嗎？

妳胡說，六根愠怒的喊叫，是不是妳把蘇海藏起來了？妳霸佔了他的姓，霸佔了他的房子，霸佔他的畫，妳還想騙我嗎？但是妳霸佔不了我，我告訴妳，我是蘇海一手雕刻出來的藝術品，他最精心的傑作。

我不認識蘇海，蘇姍顯得詫異卻很冷靜地說。我是個畫家，蘇海也是畫家嗎？

蘇海是個偉大的畫家，六根指著牆上一幅幅的畫，驕傲的說。

六根注意到壁燈左側一幅新完成的油畫，畫上還有新鮮的油彩氣味，那是一種久違的氣息，勾引著六根難以釐清的情慾和妄想。六根愣住了，他直覺那畫裡的人是他。畫中是個半裸的男孩身體，背景是深藍的天空與白綿綿的雲朵，彷彿從天墜落至俗世一般。

畫裡男孩的臉孔和六根一樣清秀且陰鬱，胯部以下沒有畫出來，畫最下方的整個鼠蹊被一片紅色的楓葉遮住，葉子上方是男孩秀氣的手交叉而握。最重要的是，葉子上有一條青蛇像一條皮帶似的纏繞在男孩的腰上，蛇頭昂然在男孩交叉的右手小指旁吐著蛇信。

是我，真的是我，六根向蘇姍展示他的右手，你看我的手指有六根，最後那根

就是蛇的化身，和畫裡的人一樣，蘇海畫的人是我。

六根的手旋即觸摸著油畫上的蛇軀，他感覺畫裡的蛇在抖顫，和他的第六根指頭一樣。

蛇，真的是一條蛇。六根大聲說。蘇海說六是一個最完美的數字，這幅畫看起來多完美？

蛇？蘇海的畫？六最完美？蘇姍對眼前這個年輕人感到疑惑與不解。

當然是蛇！妳沒聽過那個傳說嗎？六根伸出右手，鑑賞藝術品般，翹起第六根指頭，展現優雅的弧度。

蘇姍腦中登時閃過一絲荒謬的念頭，不禁喃喃地搖頭，她覺得被騷擾，這一個月來，她意識到自己被同一個人騷擾，而覺察某種可能發生的危險，身體往後挪了一步。

我聽過傳說，蘇姍說話的語氣顯得小心翼翼而且拘謹，我聽過亞當與夏娃的傳說。蛇是個撒旦，撒旦是個惡魔，而另一個傳說是六，六在西方是一個不祥的數字，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安排的六，我覺得裡面隱含不好的暗示，這只是我的看法。不過這些都是傳說，傳說可以安排美麗的故事和幻想，但傳說並不一定真有其事，對嗎？

你亂講.....，六根吐了三個字，還想說什麼卻說不出來，蘇姍的說話竟像蘇海般具有說服力，傳說的字眼此刻如一股巨大的氣流環繞在六根耳際。只是傳說，如果一切只是傳說.....

他注視著畫家蘇姍，蘇姍的臉在瑰麗的黑髮下像極了蘇海，但她不是蘇海。六根這時卻記起了家鄉看戲的下午，戲子在烈日下擺動的男根，很突兀卻迷人的掛在旦角下體，他見過那旦角唱戲，那是一個婀娜的女子呀！眼前的蘇姍是蘇海反串的嗎？他見到蘇姍豐滿的胸膛，細緻的膚色，盛開的黑髮，他猜想蘇姍裙下的世界會是一根男根嗎？還是一個會吞噬他夢想的黑洞？無數的疑問懸掛在六根忐忑的胸膛，他該揭開謎底？或者.....

六根猶疑變幻的眼神同時左右蘇姍的思緒，拾起身旁的刻刀，蘇姍想自己太大

意讓陌生人進入房間了。

只是傳說？六根喃喃唸著，還是自己找錯地方了。

六根挪動身子站在窗戶旁邊遠眺，一張張遙遠而疏離的臉在街道上漂浮著，他撈不到記憶中和蘇海相關的形體與氣味。撫摸著手上的第六根指頭，他再次瞥見電話，耳畔傳來諷刺的聲音。對不起，您撥的號碼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謝謝。對不起，……。他覺得臉頰上有冰涼的一滴，是眼淚。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流下這滴冰涼的淚。

六根流下這滴淚時，在女畫家蘇姍看來，彷彿感覺到一朵白色的曼陀羅花從窗戶越下，在秋風中孤伶伶的飄流....